

看淡族群觀念 熱情擁抱賽夏人

2014-02-18 吳奕樺

8+1



從南庄車站蜿蜒山路而上，密密麻麻的冷杉植物包圍著一個閃亮的民族。這是一個不同於南庄客家的另一個美麗文化。他們，在台灣文化默默綻放；他們，正敞開嗓子高聲歌唱；他們，墊腳尖跳著舞，心也跟著飛揚。左一個迴旋，右一個側彎，將賽夏文化展露無遺。

這裡是蓬萊國小，小小的佔地面積，只有71名學生。其中大部分是賽夏族，還有少部分的泰雅族和客家人。張玉蓮，本身是客家人，在蓬萊國小服務三十六年。今年剛剛退休的她，每天還是在蓬萊校園裡散步、種菜，幫忙清理雜草。雖然隨著年紀增長，記憶力慢慢衰退，但她仍記得住這裡每一個孩子的名字，總是很有朝氣地向每一個孩子打招呼。對她而言，蓬萊的意義，大過於任何地方。她在這裡用心三十六年，對蓬萊，她存放很多的感動。



喝水器具、臂鈴、菜籃、賽夏的每樣東西，對張玉蓮來說都意義非凡。(吳奕樺/攝影)

語言只是為了溝通

張玉蓮雖然原住民話不是說得很溜，但一些日常基本用語她已經能說也能聽。她說她僅僅是把語言當成溝通工具。她強調：「語言主要的目的是溝通，如果說我用國語可以跟你溝通，為什麼我還要客家話或是原住民語言呢？」所以，她不是很堅持自己客家文化的傳承，她的孩子學英文也學中文，她完全贊成。孩子跟著世界語言的趨勢走，她認為是必要的。當然，她也並非反對延續客家的文化，她強調，一切都是依照孩子的意願走。閩南人不一定只能接觸閩南文化，客家人也不一定只學習客家傳統。當自己把族群這個觀念看淡了之後，會有一個不一樣的體悟，會發現人跟人相處，最大的界線不是族群的相同性，而是自己對族群差異的看法。

南庄是客家、泰雅、賽夏居住的交界，以客家人為大宗。東邊的東河村以泰雅族為主體，西邊的蓬萊村則是賽夏的文化主流。在這一塊土地上，三個不同的族群都保有本身文化的特殊性，也很融洽地互相影響，互相接觸。張玉蓮在這裡住了一輩子，接觸了很多原住民的語言，她笑著指著前方說：「我那一邊的鄰居都是賽夏族，不會說賽夏語也難。」她大部分時間都留在山上，很少下山。因為山上大眾運輸工具不發達，公車兩個小時才一班車，一天三班。除了要購買一些日常用品和米糧或是特殊的事情之外，她大部分的時間都是留在山上，安靜地待在這一片她熟悉不過的土地。





她叫日孟華，大大的眼睛，濃濃的眉毛，堅挺的鼻子，很可愛吧。(吳奕樺/攝影)

為貧困學童募早餐

張玉蓮沒有差別地對待客家人和賽夏族的居民。她也談起，以前她還在學校擔任職位的時候，常常有原住民小孩子沒有吃早餐就來上課，上課到一半就昏倒。她得知這些小孩子昏倒的原因，是因為沒有錢吃早餐，所以她將這些情形告知慈青社（專門幫助貧困家庭的服務性團體），請求協助。慈青社送來了麵包，蜜豆奶，餅乾，存放在她家中，以便每天早上讓那些沒有吃早餐的小孩吃，只要簽了名，孩子就可以到這邊領取一份早餐，養足一天活力。

前些日子有電視台要求採訪，內容竟是原住民獵殺動物惡習的報導，甚至懷疑這是不是造成原住民現有生存困境的報應？張玉蓮有些生氣地表示，原住民會有現在的情況，還不是因為我們這些閩南人和客家人祖先招致成的。漢人祖先從大陸移民到台灣，對原先住在這一塊土地的居民，燒殺搶掠。迫於無可奈何下，他們才會從平地遷移到偏遠山上。所以造成原住民現在窘境的罪魁禍首，不是別人，就是我們的祖先。她也說了，蓬萊賽夏族多屬於天主教徒，沒有因果報應的觀念，怎麼可以用他們不知道的概念，就任意的推論？

護家出草何錯之有

「他們真的有罪嗎？」張玉蓮認為，保護自己的家園是人類的天性，如果這樣，原住民為什麼要受到批評？以前他們出草殺人，為的只是殺雞儆猴，警示漢人不要侵犯他們的土地。如果這樣的想法有錯，那當初的鄭成功和丘逢甲，都應該遭受同樣的斥責。異族的荷蘭人和日本人，都應該被趕出這一塊不屬於他們的土地。對原住民而言，我們不也是異族嗎？一樣是保護自己的土地，一樣是抵抗異族，為什麼一個要被讚揚，另一個卻遭撻伐？在她激動訴說的同時，窗外，漆樹的葉子因為風吹，恰巧不由自主地顫動。

當初來到蓬萊國小，張玉蓮並沒有想到之後自己會花那麼多時間投入在賽夏文化裡，也沒有想過她會有三十六年的時間，靜靜在旁邊看著每一代賽夏孩子的成長。在時間緩慢流轉中，好多的小孩長大了，看到這一群孩子都有好的未來，張玉蓮真的很高興。她微笑看著蓬萊國小操場正在練習賽夏舞蹈的孩子們，眼神閃爍著對他們的驕傲和一抹微笑。

張玉蓮抬頭看著天空中飄浮的白雲，風一吹，很自然吹皺後又聚攏在一起，像是偶然際會下，罩住她和蓬萊。操場上原住民孩子正舞動著跟著節拍，七十一隻小手隨著音樂來回擺動。站在樹下，葉子篩落夕陽的餘暉，輕輕的打在她的臉龐，張玉蓮眼睛微眯，感受著蓬萊鄉獨有的感動。

▲TOP